

香艳浪子头

〔台湾〕卧龙生 著

上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香艳浪子头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(上)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：王才禹

封面设计：刘正黔

香 艳 浪 子 头

卧龙生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)

湖南省慈利印刷厂印刷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50千字

199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5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—15000册

ISBN7—221—03364—1/I·546

(全套三册)定价：(上、中、下)17.80元

《香艳浪子头》内容简介

好美呢！

禹仲秋看着那半裸的女人在他眼前扭摆、跃动……

喔！好香呵……

有几个男人在这种场合下能坐怀不乱呢，禹仲秋也不例外，他色迷迷地走近前去，伸出双手搂向那半裸的女人一同倒向了黑暗……

在玄天绝剑为祸江湖灭顶之时，禹仲秋从他胸前抽出了带血的剑。

不远的地方站着阿红和阿冰两位如玉的姑娘。

当禹仲秋向她们走去的时候，只听见“色狼！”丽影便已消失。

禹仲秋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，然后朝着她们消失的地方追去。

缘份是上天安排的，禹仲秋一路追寻，一路风流。

他到底又碰到了什么，请读者随同此书一起乐趣，一起诙谐。

目 录

(上)

第 一 章	心狠手辣.....	(1)
第 二 章	天残绝剑.....	(15)
第 三 章	戏阻妖狐.....	(30)
第 四 章	情护佳人.....	(42)
第 五 章	怒戏狂生.....	(56)
第 六 章	挥堡离间.....	(70)
第 七 章	情骗娇娘.....	(87)
第 八 章	血溅古堡.....	(105)
第 九 章	魔窟涉险.....	(123)
第 十 章	索命闯关.....	(139)
第十一章	剪除后患.....	(151)
第十二章	拈花受辱.....	(166)
第十三章	逸园荡女.....	(179)

第一章 心狠手辣

晋南的春天，仍然是寒风刺骨，春来得晚，中条山的一些山头仍是白皑皑地冰封未解，罡风挟着阴雨扫过平原，地里的麦子拼命往上长，田野一片青绿。

这几天总算天晴气朗，暖洋洋的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，赶走了寒气，可爱的阳光给旅客带来了欢愉。官道上的烂泥逐渐干实，车马行走不再寸步难行，旅客们的老羊皮大袄不必再穿在身上了。

从北面来的三匹马和一辆客车，三位骑士的马包就像贩货的单帮客那么大，一眼便可看出是长途的外地旅人，所穿的羊皮袄却不像是单帮客。

引人注目的是前面的马鞍属名贵的精品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：三人都佩了防身的剑。

山西南部总算治安还不差，至少没有啸聚的盗群。这三位骑士带了剑，小股盗匪真不敢撒野。

大车是三匹馭马，俗称三套车。货运车则用三匹骡，一匹马，称四套车或骡车，不能用来赶路。

车内大概有十至十六名旅客，车把式有两位，普通旅客花不起这种高贵车资，所以乘客决不是穷苦的百姓，至少必须付得起三十余两银子的车资和食宿费。那年头，三十两银子可以买六七亩地。

大车后面，也有一人一骑。

这位骑士年轻力壮，廿余岁正壮年，身材修长，穿的墨绿骑装是夹缎制品，相当名贵。外面加了一件同色的油绸大氅，既可挡雨，也可保暖。

人长得一表人才，剑眉虎目，留了两撇小胡子，以增加成熟老练的气概，虽流露出三分英气，但气势并不迫人，反而给人有和气、坦率、爽朗等等良好印象。

马夫身上也没带兵刃，马鞭却与北方人使用的一柱一络皮马鞭不同，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柳枝，软软柔柔地，可知装饰的作用比鞭马多，不适宜鞭马。

日色近午，前面里余路右出现一座三家村，一座有棚的食店，一座满像样的歇脚亭。另一座房舍前广场很宽阔，设有停车场栓马桩，方便旅客停车驻马。

“前面是歇脚站。”大掌鞭扭头向蓬车内的旅客招呼：

“歇息半个时辰，客官们可以用膳。水囊里多添些水，下一站三十里才能有地方供应茶水。”

前面的三骑士，已经在食店前下了坐骑。

车后的年轻骑士不急于赶路，一直就悠哉游哉任由健马自由驰骋，健马乐得偷懒，一步一顿慢慢走步。

忙碌了片刻，旅客们都聚集在食店的店堂取食。

蓬车内的旅客共有十五位，其中有三位妇女，所有的旅客，都是在三十左右，似乎颇有身份的男女，分为三桌进食，三位女客占了另一桌。

三位佩剑骑士也叫了酒，但一口口慢慢品尝。

“小二哥。”那位最年长的旅客，用带有京腔的嗓音叫住了送菜来的店伙道：“这里天气不错，哦！路上旅客不多，这里是甚么地方？”

“客官看到路边那座凉亭吧？”店伙计含笑反问。

“不错，很壮观，好久没见过这种大型凉亭了。”

“四周古柏围绕，晋南百里内，没有比这座更好的凉亭了。”

“是不错。”

“叫柏亭。”店伙用充满自豪的神情说：“所以，咱们这里就叫做柏亭阜，亭东的土丘就有更好的柏树林，更东就是小村。”

“柏亭阜，名字很不错。”旅客顺口敷衍道：“这里到解州还有多远？”

“解州？这里没有……哦！客官府上是……”

“噢！你问这有何用意？在下家住京师昌平州。”旅客眼中有警戒的神色。

“这就难怪了。”店伙毫不介意微笑说：“客官要问的，是产苦盐的那座州。”

“听说产盐……”

“往西二里地，便是盐池的北泽。”店伙往店门外一指：

“在这里看不见，土岗树林挡住了。咱们这里，客官问解州不会有人知道，咱们称喊州，柏亭阜就属喊州管辖。往南还有五十里左右，客官今晚一定可以赶到喊州落店投宿。”

“喊州？”旅客笑了。

年轻旅客不笑，剑眉深锁，注视出现在店外凉棚中的几个新到旅客。

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，有大群健马来自北面，不像是走长途，而是策马赶路。

四个人，一个穿红衣裙，外加雪白披风，风花绝代的年

轻少女，两位中年男女随从，一个同样穿了朱红短衫裤的十一二岁俏丫头。少女佩剑，男女随从佩刀。

由于四人手中都有精制的马鞭。可知必定是乘坐骑而来的。少女穿裙，骑马如此飞驰，裙袂飘扬，必定大有可观，路人侧目。

四人并没打算入店，在店外向北眺望，似被大群健马所吸引，好奇地驻足观看。

“她怎么到北地来了？”年轻旅客喃喃自语：“总不会是江南的糜烂生活过腻了吧？”

蹄声如雷，马群渐近。

店伙走了，中年旅客的邻桌，一位年约半百出头，秃顶凸肚佩了泼风刀的旅客，找上了中年人。

“在下听说过你们二位。”秃顶旅客笑吟吟地说：“三位从京师来，怎么走山西道？”

“从五台山动身的，当然是走山西道。”中年旅客瞥了对方一眼，眼中戒意重现：“你知道咱们结义三兄弟？咱们眼拙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……”

“山东褚平安。”

“哦！大名鼎鼎的北人屠。”中年旅客脸色一变：“久仰久仰，褚兄居然远来山西……”

“从关中来，往北面访友。”北人屠打断对方的话说：“你们京都西山三霸混得很不错，在京都有你们的地位，怎么离巢这么远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别提了，京都愈来愈难混啦！似乎天底下的牛鬼蛇神全往京都挤，每个都似过江的强龙，咱们西山三霸再也抬不起头，没得混啦！只好向外发展。听说御马盐的梁永梁钦

差，在关中神气得很……”

“哦！你们来投奔梁钦差的？”

“是呀！听说他监矿兼监税……”

“他还监兵呢！”北人屠冷笑道：“关中人叫他梁剥皮，括得天高三尺，地流三尺血水。诸位，不要去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福星远去，太岁就当头。这是说，福去祸来了。”北人屠冷冷地说。

西山大霸脸色一阵红一阵青，更恼羞成怒地说道：“你从关中来，八成儿是投奔梁钦差被拒绝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放你的狗屁！”北人屠投箸而起，秃脑袋一阵油光，表示冒火了：“太爷从山东杀到河南，一向独来独往，凭手中刀称雄天下，从不低三下四听人使唤。为祸山东的马堂马钦差，肆虐淮扬的陈钦差陈奉，太爷都曾经宰了他们不少泯灭天良的爪牙，所以才浪迹天下，依然过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。呸！梁剥皮是什么王八东西？他配要我北人屠向他投奔？去你娘的！”

店堂气氛一紧，旅客人人变色。

西山三霸如果想挽回面子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：拔剑拼命。

年轻旅客不理睬店堂的冲突，吃完最后一块肉脯离座，取荷包准备会帐。

蹄声震耳，三十余匹健马到了店前，三四位骑士两面一分，下马迅速堵住了食店。

另一半人，控制住停车场。

“进去！”为首的骠悍骑士，向在店门外的四位男女沉

声发令，态度极为强横恶劣。

“你说什么？命令我？”风华绝代的少女黛眉一挑，凤目带煞道：“你们这一大堆人，是晋南那一路的强盗？斗胆！”

话说得骄傲凌厉大胆，十余名声势汹汹的骑士，全然脸色一变，大感意外。

怒火冲昏了灵智，骠悍骑士不假思索地一耳光抽出。

少女反应快逾电光石火，也一掌挥出。

啪一声暴响，骠悍骑士暴退了三步。

“你找死！”少女冷叱，一闪即至，纤手再挥，蓦地劲气如山洪暴发，传出隐隐风雷声。

骠悍骑士别无选择，提高警觉用避实击虚技巧接招化招，刹那间连封七掌，换了九次方位，最后右臂挨了一掌，乘机冲出丈外，脸色铁青，右手有点抬不起来了。

这刹那间的快攻，旁观的十余名骑士根本无法看出招式，一个个目定口呆，似乎还不相信领队人被击败了。

“你练了乾元真气，难怪受得起打击。”少女其实也来不及乘胜追击，全力快攻耗了不少真力：“准备好了，本姑娘要用绝学让你后悔一辈子。”

“在下也要用绝学打发你。”骠悍骑士咬牙说，不再用掌，双手十指不住扣抓，传出像是金石相击的骨节响声：

“谁后悔立可分晓。”

少女也用爪功，她的手像猫爪。

眼看要扑上各展绝学，外围十余名骑士突然中分，蹶出一僧一道。骑士们对两个年已半百出头的僧道颇为尊敬，欠身让路像是恭迎主人。

“贤侄不可鲁莽。”老道及时相阻，声如洪钟中气充沛，显然意在示威，字字入耳如受巨锤闷击：“乾元真气应付不了女施主的天玄神罡。”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”和尚先稽首念佛号，鹰目炯炯再冷笑一声：“洞灵观主好造化，造就了这么一位超绝门人，名满江南七载，很少驾临此地，想不到居然出现在山西，委实令人莫测高深。”

从外貌看，这位洞灵观主的爱徒，的确像年华双十的少女，但既然名满江南七载，那就决不可能是二八芳华的少女了。但是，十三四岁便闯出名号的人也不少。

老道也装模作样地说：“千幻夜叉霍红姑，不要管吕梁山长堡的闲事好不好？女施主即使有翻天覆地之能，远来山西毕竟有如龙游浅水。女施主真要管，贫道不才，以见笑在下的太乙魔罡。领教天玄神罡是否有其毁天灭地的威力。”

千幻夜叉粉脸一变，傲气消失了一半说道：

“道长想必是王屋散仙乙休仙长了。本姑娘从不多管别人的闲事，我千幻夜叉不屑做侠义英雄。我不管这个冒失鬼是何人物，是他愚蠢地向本姑娘挑衅侮辱的。你王屋散仙唬不了我夜叉，吕梁山长堡也只能吓唬山西人。今天理字当头，本姑娘必须要求还我公道，哼！”

语气依然强硬，而且充满不甘休的意味。

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，千幻夜叉不但不好惹，而且心狠手辣含笑杀人，对是非黑白认定与众不同的凶魔，口碑相当差的怪女人，冒犯她的人结果相当凄惨。

吕梁山长堡在山西名气极大，长堡堡主玄天绝剑祝天长，更是天下七大剑客之一，经常在天下各地走动，所经

处腥风血雨相随而至，背地里有人称他为嗜血鬼王，大有取代玄天绝剑绰号的趋势。

千幻夜叉当然知道天长堡的威望，但她在江南的名头同样响亮，情势不容许她退缩，她不是不重视名利的魔道小人物，而是名满江南的名女人。

强者相遇，势将走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绝路。

和尚眼看要闹僵，必须出面打圆场啦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和尚大笑，点了点手中的禅杖以吸引众人的注意后说道：“情势急迫，祝少堡主并没存心招惹霍姑娘，一时鲁莽，情有可原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祝少堡主，解铃尚需系铃人，向霍姑娘道个歉，岂不皆大欢喜？老道，你就别扇风拨火好不好？”

王屋散仙说：“问题不在贫道，洞灵观主称太上真仙，天玄神罡号称降妖伏魔绝学。她的门人号称千幻夜叉，在江湖声威远播，在这里碰上无意中开罪她的人，她岂肯善罢干休？贫道总不能袖手旁观，眼看好友的子弟任由夜叉吞噬宰割吧？”

“那就让和尚调解吧！四海游僧自信还有调解的份量，毕竟和尚我与洞灵观主是同一辈的人，而且不算陌生，霍姑娘不会计较老衲多管闲事吧？”

千幻夜叉脸色一变，有点不安。

四海游僧昙永，天下四凶之一。这位凶僧什么多戒，就是不戒酒色财气。

王屋散仙已经是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人物，四海游僧更令人闻名丧胆。

这一僧一道，显然与天长堡的人一同前来的。

天长堡主玄天绝剑，名列天下七大剑客之一。

她固然自命不凡，威震江湖，但与这三个位高辈尊，武林超绝的名宿相较，仍然差了那么一点份量，何况身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她如果不肯罢休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。

毫无疑问地，她极为难闯过一僧一道任何一关。

“大和尚，你并非管闲事，而是你们是一伙的。”千幻夜叉咬着银牙说：“好，本姑娘认了。山西是天长堡的地盘，本姑娘这就折返河南不再北行。山与山不会碰头，人与人早晚会再见的，咱们日后江湖上见。”

天长堡主到底有几个儿女，外人无从知悉。眼前这位骠悍骑士，就是祝堡主的儿子祝龙。

祝龙知道自己犯了有眼无珠的错误，把一个威震江湖的夜叉，当作初闯江湖的少女，错得不可原谅。

“霍姑娘，在下错了认错。”祝龙当然不愿树下强敌，日后他还要在江湖扬名立万呢，大方地上前抱拳行礼赔不是，“多有得罪，姑娘海涵。只因为情势急迫，在下也是情急大意，事出意外，姑娘恕罪。”

“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千幻夜叉很高兴能争回面子，对祝龙能屈能伸的气度颇有好感：“既然你的事情势急迫，我就不干扰你，你办你的事好了。”

“谢谢姑娘海量感激不尽，请便。”祝龙极有风度地行礼道谢，举手一挥。

已经先有四名骑士，从后门进入占据了食厅，四支剑扼守住四方，监视食厅的廿余名食客，连店伙计也禁止走动。有效地控制了食店，等候主事人进入。

祝龙带了八个人，威风凛凛步入食厅，虎目炯炯，搜视所有的食客。食客们惊疑不安，一个个心惊胆跳，惊恐畏缩，等待大祸临头。

年轻骑士也不例外，会了帐却走不了啦！

一僧一道向千幻夜叉用手势致意，跟着祝龙进入食厅分别堵住两侧的通道。

看气势不对，旅客们便知道来了强梁。

强梁并不仅指强盗，地方的土霸官绅都可以称为强梁。后一种强梁，比强盗更为可怕。

鸦鹊无声，所有的旅客有如大祸临头，连一声大气也不敢喘。

接着进来了两个面目阴沉的中年骑士，外表像不起眼的二流打手，两面一分，绕食堂与堵住两端的骑士会合，死寂的食厅，可清晰地听到两人的脚步声。

“两位如果不自行站起来，休怪在下不尊重江湖礼数。”祝龙一字一吐，精光四射的大眼，逐一凌厉地搜视每一个食客：“可要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们了。你们都是大有名气的人物，最好自取其辱。”

食客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弄不清这位气势汹汹的强盗，所要找的“两位”是谁。

“天涯浪客与玉面狐，都是化装易容的一代宗师。”王屋散仙接口：“武功超尘拔俗，名列当代的风云人物，扮胆小鬼实在有失身份。而且，一旦被制住，任何高明的化装易容术，在查验之下无所遁形。站出来吧！贫道保证给你们公平了断的机会，不要错过了。”

老道的威胁性警告，应该很有效的，可是，所有的食客

皆无动于衷，惊惶依旧，恐惧依旧。

片刻，仍然没有人挺身而出。

“砰匐……”两名食客无缘无故栽倒。

片刻间，三余名食客全倒了，倒下便失去知觉，仅有三四个人挣扎了几下。

片刻间，三十二名食客全被五花大绑，一名骑士扛一个，店堂一空。

目送大群押了三十二名食客的天长堡人马远去，千幻夜叉冲人马的背影冷冷一笑。

“咱们转回蒲州返河南。”千幻夜叉向三个同伴大声说：“免生闲气。天长堡是不饶人的，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那位少堡主工于心计，办事时不希望树我这个强敌，尔后他就可以全力对付我们了，走！”

“小姑娘，你们的确不能往北走了。”一名店伙计惶然劝告：“踏出解州北境，一定会有人行凶的，天长堡的人横行霸道，打手众多，刚才姑娘曾经说下了狠话，那些打手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千幻夜叉淡淡一笑：“就算那位祝少堡主不计较，他那些打手也不会善了。我是很聪明的，不会再给他们耀武扬威的机会。”

“姑娘午膳后再动身南返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不必了，坐骑并没乏力，先走了再说，我怕他们转念折回来行凶。”

四人上马走了，四匹坐骑的确精力充沛，不像是曾经从解州北上，赶了五十余里长程的疲马。

山坡长满了松树，坡侧是一条有雨才有水的断崖沟，沟旁有不少崩坍的崖坑，正是埋尸灭迹的好地方，人往坑中一

丢，挖崖土掩埋十分方便省力。

十余名骑士站在坑上方，准备用打木樁的方式，把黄土崖壁的土向下撬。

坑底，已躺了十七具被打昏，还有呼吸的人体，有几个已经断了气。

每个丢下坑的人，身上精光赤条条。

这个坑很大，埋三五十个人绰绰有余。

十余名骑士有站有坐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，对坑底即将被活埋的赤条条人体，无动于衷毫不介意，天灾人祸频发，民不聊生，死的人成千上万司空见惯，人的心肠都变硬了，硬得已失去人类的尊严。

天下各地都在闹官逼民变，真的人命不值钱。

两位骑士从岗上的松树中，又抬来一具女尸，向同伴略打招呼，将赤裸裸的女尸往坑底一丢，重新返回岗上的松林，他俩是负责送尸的人。

岗上人影再现，另两名骑士抬了一个赤条条的人走来。

“哦！这一个这么快？”一名中年骑士信口问。

“这家伙是大名鼎鼎的北人屠山东褚平安，知道身份来历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所以快啦！”抬双脚的人一面走近一面说：“这家伙是一条好汉，所以没给他服用解药，没用刑，认出身份就抬来了。”

“百毒真君武元真的散魄毒香，的确了不起。”二哥接口说：“名称上说毒香，其实无色无臭，入鼻必倒，如无他的独门解药，三五个时辰才能魂魄归元，真可怕。”

“人家是用毒的大师级人物，当然了得啦！”抬脚的人一面说，一面向同伴点头示意，将人向坑底一抛，转身匆匆